

会飞的玻璃球

周紫詩集





封面設計：林中月

会 社 的 接 納



- 56 搜索
- 59 会飞的玻璃球
- 61 秋就是这个模样吗
- ✓62 我们现在就游泳去
- 64 旅行
- 66 幻象
- 67 生活是一段旋律
- 69 爱花的人
- 71 争那些星儿
- 73 第二天是另一天
- 75 跳棋
- 77 忽然出了个秦檜

- 81 慾之擴張
- 84 翹首
- 87 竹
- 89 一种清晨
- 91 蟬声
- 93 猩紅之卜
- ✓95 美的不一定是詩
- ✓97 变奏
- 99 收集
- 101 思念
- ✓103 一身金錢的那人
- 105 沉靜有时是一种音乐

目 錄

1	冬夜的羅馬	30	蝌蚪
3	晚餐依然在进行	31	也許
5	紐約	✓ 33	得失
7	華盛頓	35	握手
9	巴佛羅	36	談陳之藩
11	科羅拉多河	38	這一回是真
14	拉士維勒斯	40	假設
16	洛杉磯	43	走了過去
18	舊金山	44	現代之菊
20	波音七四七	45	一本好書
23	夏威夷	47	會走路的樹
25	虎虎虎	49	上班下班
28	另一種花	52	小站
29	詩之一節	54	相見

冬夜的羅馬

我步入冬天

步入冬天的羅馬

羅馬依然很斑駁

一組一組的馬蹄

在石板路上滑過

回音鏗然

路旁的梧桐樹

瑟瑟縮縮

風過時

旋舞 旋舞

一片叶子

一個圖案

旋舞 旋舞

就到了午后四點鐘

那時天已昏暗

且沒有月的華燈



星的螢火

旋舞 旋舞

就來到古老的夜

夜的影子

又瘦又長

小橋下

有人在賣煨新栗

炉肉格子

閃出点点紅光

只花兩枚銀幣

一陣溫暖

从手心

滾上心头



晚餐依然在進行

在米蘭

一所小小教堂里

我享受了一頓美食
達文西最後的晚餐

多年前的某一天

教堂塌了

碎成醜陋的沙礫

只剩其中一面牆

奇蹟的完好無恙

晚餐依然在進行

終於耶穌說

你們當中

有一人將把我出賣

說這話時

即將隱沒的陽光

透過背壁的三扇窗門

照在耶穌頭上

於是猶大渾身發抖

彼得手里的利刃

銀光閃爍

安得列阿也因極度的驚惶

把兩手張開

有一天

當米蘭的教堂又塌了

達文西的牆

也碎成醜陋的沙礫

晚餐依然在進行

在精緻的畫冊中

在人類的心上

晚餐依然在進行



紐約

站立在时代方坊
我与摩天楼

不成比例

除了一口井

沒有比这兒更小的天空

这小小的天空啊

籠罩住

一股失羣的惶惑

那在欧洲小城

截住路人拍照的勇气

已頓然消失了

冷漠的臉孔

沒有回顧地

匆匆闪过

但即使是白天

戏院街的灯火

仍旧十分辉煌

許多爱情書店

也把大門洞開

諛一頁頁彩色妖精

作一千零一次示範表演

小電影見識過了

一回頭

玻璃櫥里

性具林立

雪已霽

細雨綿綿

冷風中

✓ 听杜鵑在心头

✓ 唱一支歌

✓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华盛顿

问司机有没有去过华盛顿
哦 他說

那确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如果是在春天
到处有樱花开放
即使不是在春天
看不到樱花开放
华盛顿
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皚皚的白雪里
还杂些青青的树
还照耀些

自离闲赤道以后
不曾见过的阳光

白宫金碧辉煌
货币局的计算机

在計祿堆疊如山的鈔票

於是遊客心里都想

美國真是一個富有的國家啊

美國真是一個強盛的国家啊



巴佛罗

那人說 盍看尼加拉瀑布
必須先去巴佛罗

而巴佛罗离阔尼加拉
还有二十多里路

刚从旅行车上下来

人就開始結冰

黑夜里推阔客店的小门

却故作鎮定

笑问掌柜的

你们这里还有空房嗎

✓ 太阳九点钟才起身

✓ 风却一早就吵吵闹闹

问路 有人說

只盍跨过这半里長的白

尼加拉啊

就在你面前暴跳

（而我又開始結冰）

在公園一角

在尼加拉身邊

我企立

且變成一尊雪人



科罗拉多河

在加里福尼亞州

科罗拉多河

曾經是非常的兇暴

也不曉得多少年了

当春末夏初已到

冰雪已消溶

科罗拉多河

就像添了輪子的列车

浩浩蕩蕩

从洛磯山頂

滾向太平洋

也不曉得多少農莊

被輾成平地

多少盛開的鮮花

被輾成泥

草是只会哭泣的

原野无际

响彻一片哀号之声

然后秋来了

科罗拉多河走过的路

不见一滴生命水

而太阳还以利刀

在大地赤裸的背上

割下累累伤痕

科罗拉多河死了

委死整整一个冬天

才能有魔鬼一般的复活

可是今天

科罗拉多河不再死亡

今天虽然是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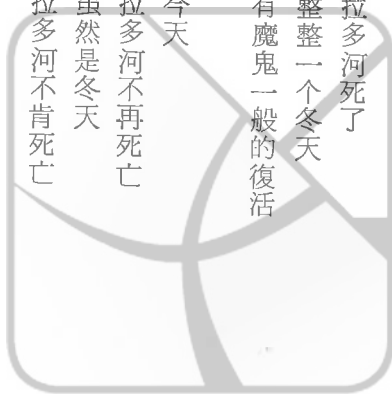
科罗拉多河不肯死亡

它以蓝蓝的血

汇成美丽的米德湖（註一）

让人们垂钓泛舟

以青青的血



✓ 注入加利福尼亞州
橙黃橘綠的心脏

今天虽然是冬天

我却会见了科罗拉多河

在我面前的胡維水壩（註二）

以六百多尺的厚壁

阻住了滾滾的長流

我在水壩中

在許多年以前

科罗拉多的河床上

註一： Lake Mead

註二： Hoover Dam

拉士維勒斯

在拉士維勒斯

你找不到純粹的旅店

在拉士維勒斯

旅店也就是賭館

五彩燈光 照耀着

一羣吃角子老虎的鉄背

手是蝴蝶

夾着撲克的翅膀

如点水蜻蜓

款款而飛

在拉士維勒斯

✓ 你可以贏取一畝土地

在拉士維勒斯

土地上不分黑夜和白天

喏 給你

一把响噹噹的銀币

我们这里
有的是錢

即使把行李輸了
把結婚戒指輸了
別愁 我們會送你
一張回老家的高機票



洛杉磯

委不是有迪斯尼乐园
我不会来洛杉磯

一个洛杉磯

总容得下

几隻唐小鴨

和一羣歪着咀吧的米老鼠

总容得下

一艘运载老頑童的潛水艇

一节能升入太空

看流星搬家的火箭

喂 我们得大声鼓掌

当紅番在对岸唱歌

那个穿古裝的老太婆
卖的爆玉米又香又脆
吃完了

我委去參觀树上的小屋

坐馬克吐溫的渡船和独木舟

我还委買

一張華迪斯尼的明信片

✓他是世上最大的兒童

他的玩具

比你比我
都多



旧金山

不必去旧金山了 你劝我
我可以拿照片给你看
看红红的金门桥

但我說我还是要去
去吃加利佛尼亞橙子
遊全美最大的唐人街

橙子又大又甜
唐人街却又狭又髒
虽然在白人眼里
它有不屑褪色的
东方的神秘

在哪里

那手持毛語錄的紅衛兵
在哪里

那長髮披肩的嬉皮士



穿長袍的老头子
当然不回答这些问题
他们都躲进公园
靜悄悄地走着车馬炮

儘管全世界的唐人街
都破烂而貧穷
但是除了杂碎
我仍想吃任何的中餐
我仍愿吃任何的中餐
即使是一碟
撒上葱花的猪腸粉
也远胜过
热狗和汉堡牛排

波音七四七

那座豪华的空中戏院
馬上就委起飛了
戏院里座位不多
只能容三百名观众

上去 持紅色卡片的人
上去 持藍色卡片的人
上去 持金色卡片的人

束好你的安全帶
而且不要吸煙

現在我們在云中
在地心吸力之外
作洲际飛翔

向东 向东
長風在下

北太平洋万頃波濤里
有一羣浴着阳光的小島

而夏威夷

尤其原始与嫵媚

女侍一臉都是糖

先生 妾可樂还是檸檬汁

这是听筒

电影就妾開映了

片子叫夏威夷人

又高又黑又英俊的

是查爾頓赫斯顿

又髒又麻瘋又滑稽的

是說廣東話的中国廚子

最后廚子死了

永远不死的

是查爾頓赫斯顿

我们在云中

長风在下

飛翔 飛翔

向东 向东

一覺醒來

滿耳是六絃瑟的餘韻

我們起立

我們將分手

如同見面時

一樣的陌生



夏威夷

終於來到夏威夷

也終於証實

這邊樣在太平洋中的島嶼

並沒有夢中

那麼斑斕

沒有夢中的

如云美女

草裙熱舞處

一片呼拉 呼拉

也沒有太多芬芳

可以編織

人人頸上的花環

（我討厭塑膠

那朵從凋殘的庸俗）

也沒有

異於大廈高樓的原始



像道地的夏威夷人

怀基基使自己臃肿不堪

以她入夜的灯光

以她越来越多的旅店

旅店里

全是龙鍾的白头

藉一身彩衣

在火把的照耀下

听歌听琴

然后欢笑和哭泣

然后满足地回家

带一些黑珊瑚

带记忆中

蓝得出奇的海水



虎虎虎

那天 雨落在珍珠港
风凄凄

珍珠港哭成一个泪人

遊艇上的母亲们

向军艦挥舞手帕

把洋溢的爱

散給洗刷甲板的水兵

前面是阿里佐那紀念堂

阿里佐那

裝載着一船的耻辱

沉沒在

被血染紅的浅水里

遊艇上的父亲们

不会忘記那次的耻辱

不会忘記一九四一年

早上六點鐘

那醒覺邊緣

贅生的一个惡夢

虎 虎 虎

一聽見那样的声音

连江牆牆

便隨着灰飛煙滅

不会超过九分钟

阿里佐那

也灰飛煙滅

剩下的 只是一壁

被燒焦了的天空

人在哭号

礮彈在叫囂

阿里佐那爆炸了

困在艙底的一千名士兵

连屍体也找不到

阿里佐那沉沒了

沉沒在



被血染紅的淺海里
阿里佐那
變成一座鋼鐵的墳墓

那天 雨落在珍珠港
風淒淒
珍珠港哭成一個淚人



另一种花

除了曇花之外

还有另一种花

也在夜里绽放

绽放时有光

绽放时有轰然巨响

绽放时

不全是潔身自爱的白

姹紫嫣紅

炫人的眼

绽放时

黑夜如同白昼

天街

是除夕的花市

天街夜凉如水

流螢千万

在扇底乱舞

（国庆日看煙花后写）

詩之一節

也曾經是早晨

也曾經是春天

也曾經是團扇的滿月

（月生下末是圓的

然后才缺）

也曾經是新芽

在老樹上

青青似玉

也曾經有紅唇如玫瑰

有纖纖細手

可以破新橙

也曾經在林子里

第一次學飛

也曾經是含苞的花

花瓣外

蜂蝶成陣

嗡嗡嚶嚶

蝌蚪

背景是

綠綠的 油油的

三數水百合的叶子

主題是

一把蠕动的黑珍珠

清晨的阳光

正为一方小小的池塘

充电

使一切都蓦地

有了活力

就在这时

来了个齐白石

他用尖尖的毛笔

往水里一蘸

把所有的珍珠

全点在昏上



也許

也許我們應該鑲金牙

用豆蔻紅遍染指甲

腋窩中

夾半瓶廉價香水

也許我們應該在大門上

貼一帶出入平安

更一窩蜂湧向虎豹別墅

在每一個農曆新年

也許我們應該

在觀看一些諧劇時

哈哈大笑

或者定生活的目的

為等待聲室之夜和花月良宵

也許我們應該裝麗的呼聲

并且諛那個大喉嚨自生自滅

有空時就去逛夜市

買一本歌冊來學唱採紅蓮

這樣 我們將很快樂

至少寂寞會離我們遠去

森森的草木里

我們不是崖上孤独的蒼松



得失

他說 作為一個天空

那時你是早晨

單純而又可愛

現在你是黃昏

深刻而又多彩

我听了

又是高興又是悲哀

我曉得在獲得一些的同時

另一些已不復存在

他說 作為一棵樹

那時你是那般幼小

只有開花結果的豪情

現在你已長大了

每年的夏日都綠葉成蔭

我听了

又是快樂又是傷心

我曉得在獲得一些的同时
另一些已失踪踪影



握手

以后的事

沒有人曉得

但是今天

一隻黃色的手

和一隻白色的手

握在一起了

二十年來

像這樣的握手

還算第一次

所以觀眾很多

全世界的眼

都望着北京

這個舞台



談陳之藩

好丰盛的早餐啊
一碗騰熱的白粥
一碟鎮江醬菜
外加小窗前
一方蒼蒼的秀色

而人就坐在春風里
撫摸着飯碗的邊緣
問 世界上
為什麼會有一個○

其實 世界上
一花一木一石
都有深意
看透那深意

一夕就是十年哪

即使一夕就是十年
又有何用

如果离离青草
不是隨地滋生
如果一个暖太阳
射出的

不是千絲万縷的爱



这一回是真

什么恶梦都做过

然后梦醒了

一脸的阳光

芭蕉的绿舌

伸入小窗来

花的香味

草的香味

小鸟的歌声

十分动听

有一天

又做了一个恶梦

梦醒时

阳光

芭蕉的绿舌

花香草香鸟唱

都不见了

只一天星斗

望着我冷冷地笑



這一回不是夢
我的天
這一回是真



假設

1

那人真正地走了

当光明山的火葬炉

正滿足於一頓丰盛的午餐

四四方方的乾木材

正玃揚跋扈地

必剝剝地叫鬧

於是一切假設

都在一剎那

遽然成空

（短暫的是色

永恆的是空）

2

假設中日子很長

日月星辰

都在它們的天庭里

緩緩地散步

而藍天底下

沒有破裂的蛛網
沒有斷了綫的風箏
沒有不成蝶的蛹
沒有胎死壳中的鸚鵡
一切的假設里

不會有一個季節
意外地迷了路
看不到花開
听不見蟬鳴
楓叶忘記抹胭脂
河流忘記睡一個甜覺

3

但是現在
一切的假設
都遽然成空
煙已消 霧已散
彩虹碎成很多節
冰块溶成一滩水
木屐的响声
隱沒

於夜闌深巷的尽头

后記：民权兄年紀轻轻就去世了。举行葬礼那天，亲友们都湧到光明山普覺寺去。有些人看見火焰在炉里燃燒，伤心得流下淚来。



走了过去

小时候在一起游戏

我们用手蒙住对方的眼睛

然后对那一羣孩子說

阿猫过

阿狗过

阿牛过

蹣手蹣脚地

一羣孩子交叉着走了過去

現在我們不遊戲

也不用手蒙住眼睛

更不对誰說任何話

但是

春过

秋过

日过月过星星过

大搖大擺地

冬月以直綫的步伐走了过去

現代之菊

然後我說

黃

才是最眩目的顏色

如今十字路口的燈光

以及島上所有的郵筒

都以這樣的顏色

向我威耀

尤其是黃昏

當陽光都快委退盡

驀然回首

我才發覺

它就在鉄絲網旁邊

輕輕地顫抖

顫抖着

显然想抖落

却始終無法抖落

陶潛那時所沒有的

塵埃

一本好書

忽然覺得

生活不再那么空虛

玻璃窗口

落在手中黑点上的阳光

柔美得可爱

而晨鏡中的咀角

闭得非常的坚决

一切的慾望俗念

頓然冰消

思想也穿过鉄壁銅牆

射向云层深处

於是很想買花

給那个用笔跟我說話的人
向他致以

三春寸草的感激

很想化百頁白帋

为一阵夏日甘霖

落在你

落在他

落在所有

仰望長空的臉上



会走路的树

你說 你是一棵
会走路的树

以芭蕾之姿

在地平綫上独行

行行重行行

終於末到

衣雪衣之北方

树们都是碧眼的

縷縷的头髮

是风里金色的云

而你却那么自在

那么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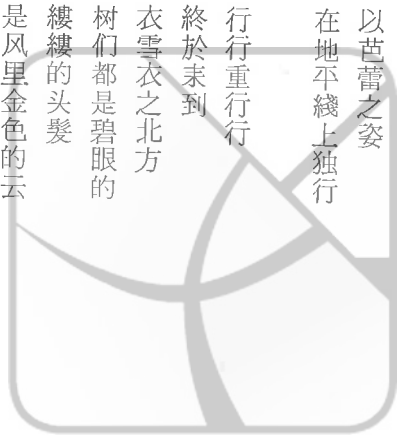
全无一絲

陌生与尷尬的感觉

反正草色入帘青

雨是甘霖

太阳暖暖似旧



於是以屬於種子的
一種散播和繁殖的豪情
舞一身的枝葉
且磊磊落落地開花
坦坦蕩蕩地結果



上班下班

上班（快鏡頭）

起身

刷牙

喝茶

穿衣

洗臉
著鞋

三步作兩步走

未到駛駕盤后面

準備作半分鐘的絕塵

上班（慢鏡頭）

在不斷加寬

却仍不覺其寬的馬路上

眾車列隊而行

眾車列隊而爬

紅燈 停

三叉路 停

斑馬綫 停

停止然後等待

但時間它等得不耐煩了

拋下了我

逕自躍過眾車之顛

揚長而去

汗珠点点

來到我鼻尖

下班（快镜头）

写字 看钟

收拾 看钟

闲步走

写字
收拾

进电梯 按G

下楼梯

未到駕駛盤后面

準備作半分鐘的絕塵

下班（慢镜头）

在不断加寬

却仍不覺其寬的馬路上

众车列队而行

众车列队而爬

前面

有车擱浅 停

有车连环相撞 停

有交警施凌厉之掌风 停

停止然后等待

但时间它等得不耐煩了

拋下了我
逕自躍過眾車之顛
揚長而去

汗珠点点
末到我眉心



小站

从下午步往黑夜
必須經過一个小站
叫做黃昏

穿过染紅的空气
在水之湄

感覺很輕很輕

偶一放縱

即隨風而逝

船 水手

一种陆地以外的

目送归鴻的豪情

接着 如流滾的岩漿

黑暗末势汹汹

向我襲击

妥包裹我 妥化石我



妥包裹我
非常容易
妥化石我
却很难很难

一个明天
会从璞之我
我之中心
突围而出
宛似朝阳
升自蓝蓝的海上



相見

記得嗎 昨天

我們在茶座上相見

一杯咖啡

一支煙

鉤起許多酸甜

然后你起身走了

且匆匆說 新年末時

我會給你寄賀年片

不 那不是昨天

那是好几年以前

記得嗎 前天

我們在街车上相見

一个招呼

一張笑臉

溫暖了彼此的心田

然后车停了

你的影子隨着消失

如一阵轻烟

不 那不是前天
那是一二十年前



搜索

作為一顆星球

我不感激

也不讚美

上帝對我的情之獨鍾

困了祂

我才陷入

云海茫茫中

自轉的孤零

也許聖經所說的

不全是真話

（我不是唯一的

負載着生命的大土堆）

也許在玄重量之中

夢也一樣的香甜

一樣的珠光宝氣

但如今探月歸來

只贏得一聲嘆息

啊 那一片的荒涼
豈不酷似
我沙漠的薩哈拉

且沒有雨露冰霜
沒有一顆仙人掌
沒有
即使是可憎的
不開花的細菌
悵惘之餘
我感然地說
還有天王星和海王星呢
還有太陽系和銀河系呢

於是 我又飛出
一隻接一隻太空船
繼續向玄垠的碧空
進行搜索

在碧空搜索
在熠熠的光年里

作一次毕生的漫遊
地球以外
还有能蠕动的星体嗎

如果沒有

那我将再次被肯定了

委在茫茫云海

中

孤零地自转



会丢的玻璃球

那个满脸阳光的孩子
一早就站在小窗前
吹他的泡泡

他有比谁都多的时间
一天里

除了睡觉以外
他拥有

噹噹噹噹

挂钟敲出的

任何一个小时

一支竹

一点肥皂和清水

就能创作

彩虹一般的世界

把内心的惊奇和讚美

也一併从口中吹出

化成一个个



玻璃似的小圓球

然后 他那仰望的眼珠里
也全是彩虹

闪闪的

一古腦兒發光

我 我 我

泡泡飛上藍天

我 我 我

●
泡泡被太陽的金針刺破了
也不委緊

這是早晨

那個咀唇紅得像榴花的孩子
有比誰都多的時間

他心里不停地說

再吹一個 再吹一個

秋就是这个模样吗

竹帘外是雨帘

雨帘外是青青的雨树

雨树外——

如煙如霧的天空

秋就是这个模样嗎

沒有人回答

只一些低垂的树枝

款款地摆动

只石阶上跳躍的雨点

綿远单調的回音

我们現在就游泳去

喂 我們現在就游泳去

趁海边的水依旧很蓝

沙滩上还有活着的小螃蟹

活着又跳躍着的小魚和小虾

我們應該赶快游泳去

迟了 海水将变黑

垃圾会湧来

一切动植物的屍体会湧来

叫人呕吐的各种油脂会湧来

並把我們的毛髮膠着了

使我們像被膠着翅膀的天鵝一樣

在死亡来临之前

再也飛不起 飛不起

喂 我們現在就登高去

趁山上的樹木依旧青葱

草兒花兒依旧開得茂盛

而空氣依旧那么清新

我們應該赶快登高去

迟了 山将秃了头

树木不再发芽抽枝

一个深深的呼吸

能吸入四面尘土

以致我们的肺叶

将化作两个重甸甸的铅锤

下沉 下沉

直到把横膈膜也刺破

虽然我们都希望

像喜鹊那样乐观

但是海水已经脏了

空气开始污浊了

这个世界

不久就不再属于我们的了

男人 女人

大人 小孩子

求罢

让我们现在就游泳去

让我们现在就登高去

旅行

每次出门去旅行
去时路很长很长
来时路很短很短

（縱使在黑夜

我家小门前

也永远点着一盏灯
等候倦遊的脚步）

其实 我无时无刻
不在旅行

弯弯曲曲的路上
也开花也结果
也下雨也出太阳

走着走着
就到了目的地
身旁的小河
逝水如斯



而我虽然脚步蹒跚
走的却是回头路



幻象

誠然 一切都是幻象
妳如云的秀髮
髮上一朵玫瑰花

以及那瑯瑯作响的耳環
几串銀鈴的笑

但在日影橫斜以前
妳是晨曦的化身
踢開羅裙
輕點足尖
妳翩翩起舞

起舞
直到髮上的玫瑰
終於變了色



生活是一段旋律

不如說

生活是一段旋律

它听未盡气迴腸

它叫人熱淚盈眶

却形容不出

是傷心 是高兴

只覺得

眼前的一切

都十分神奇

花叢草際

有許多詩

血里汗里淚里

有許多詩

許多詩

許多音符

構成一段旋律



这段旋律

听来喜气迴肠

叫人热泪盈眶

却形容不出

是伤心 是高兴



✓ 爱花的人

那个爱花的人
快乐比别人多

看见一抹新芽
他的心是一个春天
渍满油绿与苍翠
看见枝头浮动的红
他的心是一双蝴蝶
穿一身最美的彩衣
翩翩起舞

然后落叶季来了
他的心是当风的黄叶
沉重地坠了一地

到了羣芳簌簌地凋零
他的心是黄昏的天宇
虚空而落漠
夕阳西下

新月未升

那个爱花的人
痛苦比别人多



爭那些星兒

爭那些星兒

說 這一顆是我的

那一顆是你的

爭着爭着

黑夜已隱去

空蕩蕩的天宇

再不見我的星

再不見你的星

啊 空蕩蕩的天宇

已沒有一顆星

爭那些花兒

說 這一朵是我的

那一朵是你的

爭着爭着

春天已逝去

靜悄悄的園里

再不見我的花

再不見你的花

啊 靜悄悄的園里
已沒有一朵花

爭這個世界

且一齊說

這個世界是我的

爭着爭着

世界已在大气中

逍遙遊了半個世紀

而我們也已白了少年頭

也已消失玄踪

茫茫的天地間

再不見我

再不見你

啊 茫茫的天地間

已沒有我們



第二天是另一天

归来自工坊

自塵埃飛揚的大街

自冷冰冰的办公室

七尺之軀

能变一堆垃圾

这堆垃圾

丟掉也好

放一把火燒光

也無所謂

也么所謂

如果时间說它沒有油了

突然停止下表

但是一种吞食的誘惑

从热騰騰的白飯上昇起

然后睡床一片热心

邀你靜靜地躺下



草虫合奏催眠曲
星星在天国

闹大规模提灯晚会

第二天 你又是

一隻長足了腿的青蛙

跳躍着

跟太阳說一声早



跳棋

距离是一样的

我的兵士

也不会比你的多

队伍排好了

一声号令

大家遂相向

直奔对方的阵营

誰善跳的

胜利

就屬於誰

像炸蝻

像虾

像青蛙

兵士們以凌空之姿

衝鋒陷陣

从一个山头



躍向另一個山頭
步行是誰都會的
我們豈跳躍
從河的這一端
到河的那一端

距離是一樣的
但是誰先抵達目的地
誰就可以在敵人的國土上
豎起勝利的旗幟



忽然出了个秦檜

一

远在談孙吳兵法的时候
在挽弓三百斤

奠而泣於周同墓上的时候

我们的岳爷爷

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尽忠报国了

他怒髮衝冠

要殲滅所有的金人

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血

使徽欽二帝的恥辱

一笔鈎消

他委駕駛战车

去将賀兰山踏平

委直搗黃龍

然后开怀暢飲

为凱旋而高歌

未必是为了做太尉
为了做河南北招討使
他才打败了刘豫
而且諛大宋的旗幟
在朱仙鎮飄揚

啊 大宋的旗幟
已經在朱仙鎮飄揚
轉瞬之間
南朝士子復興中原的美夢
便妄做成了

（虽然閉上双眼
也还可以听見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
一片欢呼之声）

二

可是就在这繼絕的関头
忽然出了个秦檜
他高举着手

在討論战与和的會議桌上
连声喊着

和 和 和

而且一道又一道金牌

乃隨着一匹又一匹駿馬

向朱仙鎮奔去

去命令岳爷爷

回来 回来 回来

十二道金牌

帶着狡猾的微笑

向岳爷爷么喝

回来 回来 回来

扼腕的岳爷爷不回来

於是他的鮮血

把大理寺的牢獄染紅

於是有大禽若鷁

負馱着憤怒和哀伤

向西天飛去

於是一阵阵的胡笳

响徹暮春三月的江南
伤痕斑斑的临安城
也在悔恨中死了

三

时间已经过了许多年
但是每当出一个岳爷爷时
就必定有一个秦檜

一起降生到人间

秦檜是杀不死的

以髮为蕊

以油腻的肉身为烛

也溶解不了

他那卖国求荣的五臟

如同西方传说中的吸血殭屍

每隔若干年

他就再来一次復活

復活 以便叫

一道一道金牌

玃馬直奔朱仙鎮

向岳爷爷么喝

回来 回来 回来

慾之擴張

如此真空的腸胃

委是能填之以

兩碗騰熱的白粥

那該多好

委是有一些開胃的小菜

那該多好

委是菜里有肥瘦適中的肉

那該多好

果子能幫助消化

委是飯后有水果

那該多好

尤其是一個五腳的紅苹果

一串紫葡萄

最叫人醉心

委是有雪糕

那該多好

我願意有雙份的雪糕

朱古力的

草霉的

牛奶的

什么都行

捧着肚子站起身

我覺得應該有一杯甜酒

潤一潤喉嚨

應該有一杯清茶

消除油膩

應該有一根煙

幫助我

領略一會兒神仙之樂

而煙霧迷濛中

應該有涼風習習

來自搖頭擺腦的電風扇

空下來的一隻手

應該用來

翻老夫子和契爺

空下來的兩隻耳朵



應該用素
听廣播电台
或者丽的呼声

於是一切將很充實
生活的每一分一秒
都被充份地利用
於是我滿足
如羲皇上人



翹首

翹首

自一艘顛簸的小船

向熙熙攘攘的碼頭上——

那個乾癟的船夫

小船四周的海水

已經从白天的湛藍

被来临的夜

濃化成墨似的深黑

深黑的海水里

有許多金蛇

奔波流竄

討牠們各自的生活

翹首

向石級上蠕动的黑影

也許那些人

家就在大海中央



在步行也能到达的
石籬之外

也許坐着小船

在星光里

在隨閑隨謝的浪花中

和微風嬉戲

也祇一個新鮮的節目

於是那陳年的櫓

將很樂意地

發出一連串

吱吱格格的声音

然後背着高樓輝煌的燈

緩緩盪去

白天會變成黑夜

手上的雙櫓

也會從輕靈

變成沉重

一如過度

疲倦的眼皮

那時將不能翹首
或者翹首的
又是另一張
年輕的容顏



竹

稽康和阮藉那班人
你知道的 都不是

真的瘋瘋顛顛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
就看上了竹林

最好是风来的时刻

万叶千声

也是一种清谈

而且那样的话

又沒有几个人听得懂

有时 說着說着

声音也会不知不觉大起来

那时叶羣就不仅发出

叹息的萧萧

大片的綠跳盪着

化成一個憤怒的海

至於竹的另一种性格
却完全凝聚在笔直的竿上
正如一个旧诗人所说
它是空心的
所以既沒有喜
也沒有忧



一种清晨

隔着一條馬路

清晨从霧与露珠里

醒转过未

从被窩里醒转过未

那些嗜食朝霞的人们

为了他们

花儿紅得很開心

草兒綠得很写意

至於湖水

却滿足地

懶洋洋地欠伸着

激起潏潏的波紋

於是小路上

跳過一組輕快的足音

萬千翠羽的掩映里

抱着推着又踢着



一些沒有声响的太极

最后是喧嚣的茶座

渾圓的石桌

凉入肌膚

而咖啡是香的

額角的汗是热的

小坐是可爱的

在紅日高昇之前



蟬 聲

躺在青草地

閱蒼茫云海

數滿天繁星

听你歌唱

唱到太陽下山

明朝一樣爬上來

我說 日出於陽谷

豈能不歸諸桑榆

唱到花兒謝了

明朝還是一樣地開

我說 花自飄零水自流

何足大驚小怪

唱到美麗小鳥

一去不回來

我說 旧時王謝堂前燕

想已飛入尋常百姓家

唱到我的青春少年一样不回末
我的青春少年一样不回末

我瞿然躍起

見云已消散

星正沉落

木魚也敲碎了

深深庭院

一片蟬聲



猩紅之卜

在讚美与欢呼之后
我们

应该问吉凶了

为那一树的猩紅

问如果惊飊不表

霪雨不表

一树的猩紅

还剩几許飄香的岁月

（即使惊飊不表

霪雨不表

一树的猩紅

也只剩下

少許飄香的岁月）

終於龟甲上

現出斑駁的裂痕

且听着啊

惊飏淫雨

随时都可能来到

随时都可能来到



✓
美的不一定是詩

你的話錯了

其實 美的不一定是詩

所以一天星 一弯虹桥

不一定是詩

一朵花 一隻蝴蝶

不一定是詩

所以雨打芭蕉

不一定是詩

月光瀉在荷葉上

不一定是詩

詩有時是眼淚

污了蒼白的雙頰

是閉塞的胸臆里

熬不出來的一片愁云

詩有時是一握塵土

醜陋而骯脏
是腐烂的死叶
瘦骨嶙峋的
等着化泥

詩有时是鮮血
紅紅的

染遍无辜的土地

滾滾的

流成一道憤怒的河

詩有时是白晃晃的刺刀
在敌人的胸口

露齿而笑

是子弹 千顆万顆

在战馬奔騰的沙场

引吭高歌

变奏

別說世界上沒有水
只因為你看見

池塘和溪流

草葉上晶瑩的露珠

不就是水化成的嗎

冉冉上升的蒸氣

不就是水化成的嗎

行踪詭秘的霧

不就是水化成的嗎

玲瓏剔透的彩虹

不就是水化成的嗎

飄飄欲仙的白雲

不就是水化成的嗎

打碎芭蕉和殘荷的大雨

不就是水化成的嗎

而這些

都是水的變奏

別說我的詩

沒有生活的气息

只因为字里行间

缺乏汗的热

以及血的鮮紅

我的爆竹里

裝的不是火藥

我的魚缸里

養的不是觀賞魚

在我心目中

雨有一个故事

连那藏着亭亭青蓝的

一池湖水

也不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这一切

都是生活的变奏



收 集

現在我明白了
他的用意

像一片碩大的蓮葉
他把自己

敞開 暴露

在初陽中

不管是微風

是驟雨

是塘里晶瑩的水珠

他都把它們

收集起來

收集起來

而暫時不加以分析

到了分析它們時

他的左手

拈着的是一支烟花
炫目的詩語
东来西竄



思 念

只有从文字中去搜索
那远方的

寸草与片云

如果他处的一山一水
都已见过

而沒有重临

儿时濯足的池沼

午夜梦回

依然热泪盈眶

听说秋后的柿子

又大又红

像一个月亮

夜里放在窗前

能变甜美的雪糕

而暮春三月

棠花生树

草长莺飞



画船中

枕一江的碧水

听雨入眠

現在該明白

那个落寞的归人

为何多伏在地上

闻着又闻着

手里的一把泥沙了

但愿有一天

能忽然摔脱

盤在頸子上

一条思念的大蛇

来到屬於季节的土地

那时野菜是佳餚

泉水井水

甘冽如琼漿



一身金錢的那人

那人沒有金錢

只有一籬一籬的時間

知道金錢的寶貴

那人就搖着銀鈴

叫賣分和秒

在熱鬧的街頭

有的買了

他半個澆花的早晨

有的買了

他整個植樹的午后

有的買了

他用未收集彩霞的

許多黃昏

等到黑夜也被拿走

生意興隆的那人

立刻想露出一絲微笑

糟了 糟了

一身金錢的那人

忽然惊覺

他已經沒有時間微笑



沉靜有时是一种音乐

从闹市走过

听见浑身伤痕的圓盤

在淒厉地叫囂

大大小小的四方盒子

在瘋狂地哭鬧

但是我的耳朵麻木不仁

我的心

沉重而煩躁

於是我轉向乡村

踏落花

於紅泥小徑

在絕對的沉靜里

虽一叶墜地

也鏘然有声

然后是蟬噪 是蛙鼓

是蚯蚓徹夜的嚙嚙

是一曲甜歌

沒有休止地輪唱



4
22-8-73



会 裂 的 玻 璃 球 詩集

著作者：周祭

出版者：教育出版社

总代理：泛太平洋書业有限公司
597, Havelock Road,
S'pore, 3.

承印者：文化印务公司

初 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版权所有

定价 \$1.00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孩子底梦・詩集 1953

青春・詩集 1958

云南园风景画・詩集 1960

宋詞尝析・古典文学研究 1965

鉄栏里的春天・散文集 1966

千年之莲・詩集 1968

談詩写詩談詩・詩論 1969

踪跡・遊記 1971

多风的早晨・詩集 1971



周 燦 詩 集

会 飛 的 玻 璃 球